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

South China Research Resource Station Newsletter

對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縣王下黎族自治鄉 在鄉商人的歷史與現狀的田野調查

周偉民、唐玲玲
海南大學

王下鄉過去有「黎區的西藏」的稱呼，指的是交通閉塞，與外界隔閡。

1999年8月23日，我們抵昌江縣城石碌鎮。24日在縣政府訪問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民族宗教事務局、文化廣播體育局，參觀縣博物館。8月25日到達王下鄉，9月10日晚離開。先後訪問了全鄉14個自然村中的10個。以召開調查會、個別訪問以及實地勘測等方式作田野調查，為時17天。據所得，詳近略遠，對在鄉商人的歷史和現狀，綜合分述如下：

王下鄉的基本情況及清末至1950年以前在鄉商人的歷史概況

黎族沒有文字，據各個村的長者記憶所及，王下鄉的在鄉商人始於清朝末期。這裏的在鄉商人，小本挑擔、走村串巷、買賣交易。

王下鄉，在昌江縣東南部，距縣城53公里，全鄉黎族聚居，面積471平方公里，總戶數686戶，分住在14個自然村中，總人口3563人。1996年全鄉基本上通電，並用水。鄉境內高山峻嶺，綿延起伏，河流縱橫，山深林茂，地闊人稀，自然資源豐富。這為在鄉商人提供經營資源，但大大地增加了交通的難度。

自清末到1950年，這期間，因為有壩王嶺和峨賢嶺將鄉境與昌江縣西北開，道路不通；只有東

方縣、樂東縣的小商、小販，挑擔沿著小河的河谷，步行到鄉境買賣。

當時，黎鄉所需物品，除了極少量的婦女用的發飾、項珠及鐵制工具外，僅為食鹽和陶制炊具。鄉境有一種軟木，用硬木棒在上面快速旋轉，即生明火，用松木格引燃，可取火燒煮；因為有這種鑽木取火的傳統，故不用火柴和打火刀、石。

當時當地很少貨幣，陶制炊具的價格，以滿該器皿的玉米粒，搖實刮平，作為交換等價。至於食鹽，則以10倍以上重量的玉米粒作價。

因為東方、樂東商人來回一次需要幾天路程，往往是隔五六個月來一次。故陶器炊具如果不慎打破，則麻煩多多。

鄉境山嶺上盛產優質沉香，本地黎民不會採割，故經常由廣西來的商人上山採割，然後給黎民一些生活用品，作引路的酬勞。

1950年至1994年在鄉商人的發展

1950年，鄉境解放。人民政府的國營商業系統及供銷合作社成立；鄉境土特產由購銷店統一購買，生產、生活用品也由購銷店銷售，黎民開始普遍使用人民幣作為通貨，進行交易。也有鄉村用社存取現款。

1957年5月，成立海南壩王嶺林業局，駐地設在石碌鎮與王下鄉之間中段的曲村附近，石碌至壩

王嶺的簡易公路開通，班車的終點站也設在林業局駐地；於是，壩王嶺逐漸形成為一個商品集散地。來往王下的商人，逐漸由經壩王嶺來的商人取代了東方縣和樂東縣來的商人。

這期間，黎的生產發展和生活日益提高，各種生產用具及日用百貨也多了起來，供銷合作社及國營百貨公司的分銷點也逐漸增加了營業內容。

1978 年，國家實行改革開放政策，1984 年，由壩王嶺到不王下鄉政府駐地三派村的鄉村公路 16 的王下咏開通，私營的小賣店開始出現，由少到多；1994 年，王下咏擴建，私營小賣店遍布各村，有些村多到四、五家。所經營商品的品種，也因店主的經營資本不等而不同。鄉政府駐地三派村又有服裝鞋帽店一片。生產生活日用必需品，基本滿足需求。收購土特產的業務，仍由購銷店承擔；而日用品的銷售，購銷店卻日益式微。

1994 年以來的在鄉商人

王下咏擴建以後，接著鄉民們在鄉政府領導下，修建了鄉政府到牙迫村的 12 公里、到錢鐵村的 12 公里、到洪水村的 19 公里，到浪論村的 13 公里的 4 條鄉村簡易公路。摩托車來往方便，在鄉商人更為活躍。村土特產的收購、轉運以及日用品銷售，都由私商經營。這個鄉的國營購銷店由業務不景氣逐漸地走向關閉，目前，購銷店內的貨柜蛛網塵封；沒有營業員，只保留主任一職，但不領國家工資，自謀生路。

活躍的在鄉商人，以摩托車作交通工具，來往穿梭。試以三派村的韓日新的經營活動為例，以見一斑。

韓日新，男，1959 年 12 月生，高中畢業後回鄉務農，人民公社時期任生產隊會計，身體健康，思維敏捷，精幹練達。太太吉玉花，現年 37 歲，育有 4 男 1 女，最大孩子 18 歲，最小 8 歲。

1979 年，他不甘貧窮，辭去生產隊會計職，在鄉跑生意，因黎胞好喝酒，各村各戶都堆積大量玻璃酒瓶，以小本起家，從收購廢酒瓶開始。積累了資金後，到 14 個自然村去收購土特產，主要是

南藥如砂仁，每年有一噸半，收購價為人民幣 10 元一市斤，賣出每市斤 20 元，良姜每年有二噸左右，收購價為人民幣 5 角一市斤，賣出每市斤 1.2 元；還有牛大力、松香、山蜂蜜。優質木材花梨、坡壘等也很賺錢。至於像黃埠、原坳、山龜等時時有購銷。

近年，他以商業為主，兼及種植業、養殖業和加工業。雇工開山，種橡膠 20 畝，投入三萬多元成本，共種 100 株橡膠苗，明年即開始割膠，一年一株可收入 50 元，共計一年可賺五千元；種 20 畝芒果、樹齡有 8 年，因當時未注意選擇優良品種，掛果雖多，但效益不好，擬投資重新改良品種；種木薯 20 畝。又養牛 12 頭，一頭大牛 600 元，10 頭值 6000 元，二頭小牛值 1000 元存欄 4 頭、小 8 頭，共值 1500 元。 數十隻。碾米機值 1200 元，發動機值 2400 元，脫粒機值 280 元。有 82 平方米的住房，另有天井、琴房、廁所等。固定資金共計 5 萬元，流動資金 1 萬元。

他說：賺錢時要想到鄉鄰！如養群鴿，當山欄稻熟時，鴿籠關嚴，以免群鴿傷害。

他深情地向我們說，三年以後你們再來作跟咗田野調查，那時，我的房子將是三層洋樓，你們可以住在三樓，背靠籐椅，欣賞黎寨的山水風光。

1999 年 9 月 15 日，

海南大學圖書館五樓研究室

附記：近年，在省委省政府的「扶貧」工作方針指導下，王下鄉各村都種大量的優質芒果，僅大炎新村即種植 600 畝，已經掛果。去年芒因成熟時，因銷路不暢通，許多芒果廢棄在田裏，在大炎新村的芒果園裏，村長符新忠指著一棵樹旁的一堆芒果核對我們說：這是去年因沒有商家要，連人民幣 1 角錢一市斤也沒有人要，故使得摘下堆放在樹旁爛掉！在鄉商人對此力不能及！我們殷切地希望，明年芒果飄香時節，海內外人士多到王下鄉去旅游，並領略那裏芒果的香甜風味；如果商家去采買，善莫大焉！

「化內與化外：江西歷史、文化考察」報告

編者語：

「化內與化外：江西歷史、文化考察」籌備多時，終於在今年七月十日成行。主辦機構包括江西南昌大學歷史系、江西師範大學歷史系、廣州中山大學、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華南研究中心及華南研究會。參加者除了國內及香港的學者和研究生外，更有遠渡重洋，來自英國、加拿大、美國、日本等地的學者。參加者的學科訓練各有不同，其中包括歷史、人類學、文學、建築等。

七月十日各參加者先匯集於韶關市，第二天驅車往南雄縣滇江北岸的南雄廣州會館、珠璣巷參觀。下午則以徒步方式越過梅關古道進入江西地界，再乘車往大余的南安東山大碼頭及南塘鎮考察。

十二日由吉安博物館的韓振飛館長帶領參觀吉安重要的商業中心七里鎮，晚上住宿樂安縣。

十三日由江西師範大學的梁洪生教授及南昌大學的邵鴻教授帶領，先往流坑村外圍的牛田村觀察其地形，接著進入流坑村作重點考察。晚上仍住宿樂安。

十四日早上在贛江邊上乘船，溯江而上，在贛江與修河交匯處，進入鄱陽湖，便到達吳城。離開吳城，便往南昌市投宿。翌日往廬山參觀，並宿廬山。在十六日往白鹿洞書院參觀後回南昌市。考察亦於十七日探訪江西師大華南研究資料站後結束。

這次考察在短短的數天，由嶺南的韶關，越過梅嶺，再由贛南一直北往南昌，在這段既是中原文化南移之路，亦是南北貿易的主要商道上跑一趟，雖說是走馬看花，但卻能讓各參加者對這地區的社會文有相當的感性認識。來自不同地區、具有不同學術背景的學者和學生，經過日間的舟車勞頓，晚上仍興致勃勃地進行學術討論，充份體現不同學科的交流與相互啟發。由於通訊的篇幅有限，今期只能先選載部份考察報告，以饗讀者。下期續將其他考察報告及討論的整理文字刊載。

這次活動得以順利進行，能有完滿結果，實有賴江西師範大學歷史系梁洪生教授及南昌大學歷史系的邵鴻教授不辭勞苦的組織和安排，在此僅代表其他合辦單位及參加者向兩位致以衷心的感謝。

大庾嶺路考察記

黃國信

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

1999年7月，我們驅車從韶關出發，進行了為期七天的「化內與化外：江西歷史與族群文化考察」，考察內容涉及廣東南雄、江西大余、南康、贛州、樂安、吳城、星子等地的歷史古跡、宗教廟宇、仿古建築、民居等等，其中相當多的東西，給我以強烈震撼的感覺。比如號稱「千年第一村」的樂安縣流坑村，雖然依據考察所見及文獻所得，我對其有「千年」歷史的說法頗為懷疑，未及深入研究的我至今仍寧可相信村中董氏家族的歷史最早始於明朝，但早聞其名的這一古村落還是使我大為吃驚，它規模、建築、詩書風

跡、神廟系統與宗族系統等等都超出了親眼目睹以前的想象。還有白鹿洞書院、明清時期江西的商業重鎮吳城、塘江、七里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這裏，我僅想談談7月11日徒步翻越大庾嶺的一些感想。梅關古道以大庾嶺山頂為界，南北兩半竟讓我在感覺上有相當大的差異。我想從這種感覺出發，談談與大庾嶺路密切相關的四個地點。

按計劃，這天我們要考察的地方有四個，即南雄廣州會館、珠璣巷、跨越兩省的大庾嶺路和位於江西大余縣的清朝南安府大碼頭。

1. 南雄廣州會館

南雄的廣州會館位於縣城城郊，經過縣城，沿滇江北岸一條狹長的公路西行，大約一公里，就見到一座古舊的建築，這就是南雄廣州會館了。會館大門右側有南雄縣所立文物保護單位牌匾，介紹了它的歷史，大門上方有光緒七年（1881）著名學者陳澧手書的橫匾，匾上“廣州會館”四個大字，遒勁有力，明白無誤地向我們昭示著它過去的輝煌。會館為三進式建築，一進和二進分別有兩根高大的石柱，石柱由糖果行和咸魚行等商家捐建，柱上分別有由順德名學者李文田和周沛南於光緒年間書寫的對聯。會館的三進之後，據說還有相聯的建築，現在卻是一所小學。

會館左右分別有兩列建築，所建何為？因未訪得當地老人，亦未見到記載，尚不得而知，估計應為處理商務和接待鄉人所需，亦或是住房？我注意的是這兩列建築的宏偉，尤其是它們之間的防火牆，更是非常壯觀。由此，我遙想起當年會館門前那條現在看來並不寬敞的滇江商船幅湊、百舸爭流的繁華場景，還有會館前那條道路北邊早已不存在的鱗次櫛比的商鋪和貨棧。

據記載，南雄廣州會館始設於明嘉靖年間，直至粵漢鐵路開通以後才逐漸衰落。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廣州貨船行至南雄滇江，已無法繼續北進，只好由此上岸，轉行陸路，用挑夫之人力挑赴江西南安府（即今大余縣），再從南安下章江，重新進入水路，由章江入贛江，北進長江流域。因此，這裏就成為當時的商業重鎮，會館由是而設。

2. 珠璣巷

珠璣巷位於南雄縣城北面約十公里的地方。這條巷子正好連接南雄縣城與大庾嶺路。目前，這裏正投入大筆資金，進行珠璣古巷建設工程，當然最主要的還是“古巷”西側的“祖居紀念區”的建設。

關於於珠璣巷，我們聽到過一個在珠江三角洲地區廣為流傳的故事。故事稱宋咸淳九年癸丑，有宮人蘇氏（番禺、東莞等地的族譜記載為

蘇氏，民間流傳則稱為胡妃）因失調雅樂，皇上下怒，打下冷宮。蘇妃潛逃而至關口市下灣，恰遇南雄府保昌縣牛田坊人黃貯萬（居於珠璣巷）在江口泊船備三牲酬神。黃貯萬見蘇妃貌美，邀請下船，兩人談話投機，蘇妃願下嫁黃貯萬，當時黃貯萬不知道眼前美人是皇上的妃子。後來皇上赦免蘇妃，將她從冷宮遷回妃嬪住的地方，才發現蘇妃已潛逃，便下令兵部尚書張欽行文各省緝訪，緝訪一年仍無結果。張欽已獲准不再追究。然而，有一天黃貯萬的僕人劉壯因與主人有過節，出走來到京都，泄露了蘇妃的秘密。張欽恐怕皇上查詢真相，便捏造珠璣巷有賊作亂，企圖消滅珠璣巷以掩蓋蘇妃匿身珠璣巷之事。珠璣巷居民商議對策，羅貴祖建議大家向南方地廣人稀的地方遷徙。於是珠璣巷三十三姓，九十七戶人家伐樹串成木筏，隨滇江漂流而下，遷居珠江三角洲，後又有人繼續遷居至東南亞等地。這個故事流傳開來以後，珠江三角洲的居民遂以珠璣巷為其發祥地。

我們在巷口購買了一些地方史資料後，就進入了珠璣古巷。這是一條寬約一丈的小巷，路面以新鵝卵石鋪就，估計重修該巷的時間就在近一二十年。小巷的兩旁是兩排泥土夯成的民居，這種建築的使用壽命顯然不可能太長。不過，或大或小的每棟民居現在都掛上了一塊匾額，上書“X氏宗祠”“X氏大宗祠”一類的文字，似乎有意表明他們這裏是珠江三角洲某姓的祖先居住地。這條小巷的兩頭有兩個牌樓，南牌樓是一城門式的小樓，上有刻寫著“珠璣古巷”字樣的匾額。巷中有一石塔，名曰“貴妃塔”，該塔用來紀念胡妃。據塔前的“介紹”稱，此塔為元代至正庚寅年（1350）所建，是廣東省唯一有始建的絕對年代的石塔。

我們在胡妃塔的北側，見到一所正在興建的“陳氏大宗祠”，恰好有一約莫五十歲的陳姓中年人在此，遂與之交談。據他說，他們所說的語言為“珠璣話”，是一與官話相通的正統語言，不過，我卻聽出來，他說的是完全地道的客家話。

3. 梅關古道

這是個我嚮往已久的地方。多年前讀史已知，這一古道始修於唐開元四年，開路者為開元名相、韶州曲江人張九齡。從此時起，梅關古道就成為溝通內地與廣東的最重要驛路與商路。後來，宋、明、清三代又分別由蔡抗、蔡挺兄弟，張弼、陳九錫和汪報閏數次重修。由此，這條古道一直保持得較為順暢，直到現代鐵路進入中國，粵漢鐵路通車後，梅關古道才失去其溝通內地與廣東最重要道路的地位。

7月11日中午，我們終於踏上了這條名聞遐邇的古道。非常難得的是，古道還基本保持著原貌。從古道的南面登山，鵝卵石鋪成的路面由山腳直達山頂，路面約有六七尺至一丈寬，路旁雜草叢生，但道路並不險峻，遠不及文獻資料中描述的“峰巒連綿，層崖疊障”那般令人生畏。大約走了半個小時，我們便登上了號稱“五嶺第一嶺”或“嶺南第一關”的大梅關關口。關口建有城門，古城門樓上，現在還保存著“梅關”“南粵雄關”的碑刻。

俗話說：“上山容易下山難”。但是，除了上山時已經買了門票，下山卻還要再買一次門票外，我們完全沒有“下山難”之感。越過山頂的“城門樓”，便進入江西地界，開始下山，展現在眼前的是一條比廣東境內更為寬闊和易行的道路。這裏，鵝卵石鋪就的路面已砌成石階，行走起來就象走在我們熟悉的樓梯中，道路兩旁是無盡的梅樹，若是梅花綻放時從這裏經過，處處詩情畫意，由不得古代的文人墨客不寫下大量的詩篇。行走中，大家聯想起我們此行的主題，戲稱“我們已從化外進入化內”。大約二十分鐘下山的道路過後，我們進入了平坦的大道。然後在停車處就購買下山票的問題與當地的售票員進行了不下二十分鐘的討論。不過，這倒讓我憶起明代成化年間，曾重修梅關古道的南安知府張弼為解決大余縣挑夫與南雄挑夫之間的長期利益爭端，進行協調，最後達成“中途轉換”協議的故事。

4. 清代南安府大碼頭

大約下午三點，我們到達了連接陸上大庾嶺商路北端的南安大碼頭。下車後，我們首先進入南安府後花園，穿過後花園，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就是曾經船行船戶云集的大碼頭了。我很奇怪，為什麼碼頭會在府城的後花園裏？經過訪問才明白，原來這裏並非清代的府衙，這個後花園是後人重建於此的。這個大碼頭，有一排約寬二十米的石階，把泊船的碼頭與陸地相接，石階下面就是著名的章江了。由宋至明，不絕於途的官員、生員、商人們就在這裏或者由南至北進入長江流域，或者由北至南跨越大庾嶺進入珠江流域。碼頭邊，我們見到了一塊明清時代的碑刻，應該是一“禁約”，大体上在談禁止船行把持勒索等事。因碑文頗長，加之黃志繁稱其有此碑文，我便未作記錄，但現在並未找到此碑文，深感可惜。

5. 問題與討論

記得我們所讀到的許多資料與著作，都在告訴我們南嶺如何阻隔廣東與內地，從而使廣東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區域，因而廣東的文化稱為“嶺南文化”乃至“廣府文化”，廣東的開發較江西更遲等等。當然，這些都不錯，但這次跨越大庾嶺，我們走過的恰好是唐至清聯結廣東與江西乃至全國的最重要的道路，這條道路給我們的感覺卻絕非以前印象中的那樣艱難，現在當作古跡的梅關古道大約一個小時就可步行走完，即便是從南雄出發，翻越大庾嶺，抵達南安大碼頭，也僅需步行一天。更為重要的是，梅關古道的相對高度估計也就在一百米左右。一條寬敞的大道，相對高度一百米，在古代也可算是坦途了。因此，我覺得，廣東開發較遲和廣東的文化自成體系的原因，似乎需要更多的闡釋，並不是簡單的一條山脈，一個地理環境便可解釋得了的。另外，梅關古道廣東境內與江西境內的道路狀況相差之大，不知是現在的情形，還是古已有之？如果古已有之，那麼這只是一種開山修路時的偶然結果呢？還是另有深意？這些問題我目前都無法弄清楚，只好等待來日了。

感受歷史 江西學術考察雜談

張應強

廣州中山大學人類學系

不知是自己對人類學的誤解還是受到某種人類學取向的影響，以往在做田野工作時常常有意無意將鄉村社會當前時空關係作為關注的焦點，以至於在整理材料及研究分析的時候總有一種蜻蜓點水、浮在‘水’面而沒有真正進入對象社會的感覺。此次江西學術考察，著意去比較和思考多數本土人類學者與關注傳統鄉村社會的歷史學者在田野工作中的不同旨趣、切實去體味中國鄉村社會共時關係結構中所含納的歷史意蘊，便成了私下對自己提出的一項特殊要求。

行程的第七天，7月17日，在游覽廬山的車上，蔡志祥老師問我覺得珠璣巷、流坑、吳城有何不一樣。當時頭腦裏亂麻一堆、理不出一個頭緒。如果套用這次學術考察的主題——“化內與化外”，則三地空間的位移中有很明顯的歷史演變的脈絡：吳城是一種完全納入了中國國家網絡的區域性商業市場。流坑雖然也是一個商業活動相當發達的鄉村聚落，但與吳城相比則性質完全不同；而且作為一個華南地區地方性宗族聚落，已經在按照正統的模式創造地方性文化的路上走出了相當一段距離，這就是祠堂系統的發展和作為社會整合力量出現的神廟系統的發展。而珠璣巷故事的多版本演繹，正好反映了這一地區‘化外’之民對自己作為王朝子民身份合法性確認的迫切的和現實的需要。無論是站在珠璣巷氣勢恢弘的‘現代化’祠堂前聽村耆捧著印刷考究之族譜講胡妃、太子廟、三十六菩薩的傳說，還是在繼續北行的汽車上追記七里鎮鹽商、木客的故事，也無論是走馬觀花於流坑的大宗祠、神社團、“朝朝街”，抑或流連於風光不再、僅存“吉安會館”之類殘垣斷壁的吳城鎮，我們無處不受到以各種形式存在及演繹著的歷史的沖擊與震蕩；而作為歷史主體的人——具有能動性的人在這種講述和演繹中作用極大。我們聽到的歷史、看到的歷史，還有正在我們各自心中演繹發展著的歷史，似乎都在不斷地也不同意地向我們展示著什麼。這樣的情形難免讓人不時陷入困頓與迷茫；

困頓與迷茫中也就難免走“捷徑”——通過對晚近一些的故事加以釐清來增加作為初學者想在田野工作中感受鄉村社會歷史的某種確定性。

在這樣似有若無的把握性、確定性中，對被“創造”、“創作”、“編造”出來的歷史的特性似乎有一些明白了。在流坑，記憶猶新的是建國後兩種均基於“服務與現實”的歷史述說：一種是來自民間的，平實無飾、簡單明瞭——“不嫁幹部不嫁官，嫁給排工有衣穿”；另一種帶有明顯政治和時代色彩的官樣文章，大約是在某次政治運動中有人發現小小的流坑居然有二三百人可以劃為“二流子”一類。自然，這兩種述說不能不說都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歷史真實的一個側面。值得注意的是，諸如此類的話語已經、正在或將要成為“歷史因素”被保留和流傳下來，並進而成為影響我們在鄉村社會做田野工作時思考和援用的東西。

這讓我想起在我老家發生過的一些故事。黔東南清水江邊，劍河縣返排鄉返排寨是我父親生長的地方。返排現已是一個數百戶的雜姓苗寨，而我的堂兄弟及子侄們至今仍未改變的在苗語姓名的最後一個字貫以相當於漢語‘火’字的習慣，還在講述著張姓祖先最早來此點火開寨的遠久的故事。父親年少時能夠識字讀書、成為本家族同時也是遠近村寨中少有的“文化人”，得益於兩方面條件的支持：一是他的父兄伐木放排下清江、進沅江、走常德，在經濟上提供了基本的保障；二是近至晚清祖上曾有人考中秀才的光榮故事在鄉裏流傳對整個家族的驅策。而今，早已離開老家的父親參軍、赴朝、及後來轉業在地方上做幹部的經歷，也都漸次轉變成影響老家家族及鄉間處理各種社會事務的重要因素。更有趣的是，幾年前，故鄉的伯父家與鄰近的革東寨萬家發生法律訴訟，返排張家眼看不能“扳倒”理虧的萬家，情急之中寄了封信給父親；父親回了信並分別給劍河縣有關機關和友人去函，最後放心不下又回了一趟老家，結果這場官司才得到了比較合理與公平的判決。據說，其間我和弟弟

分別是研究生和大學生並且都在大城市工作的身份，也成為相當有份量的因素發揮了功用；而且，從此在老家鄉間鄰里，遠在他鄉的我們一家為人們增添了更多的談資，特別是因種種原因已失去往昔風采的返排張家似乎也漸漸地在當地鄉村社會中又尋得了一席之地。從這裏我可以想象得到，在過去老家每天都在一件件發生的、并漸漸成為當地

所謂鄉村社會“歷史”的故事中，其背後又有多少故事在發生著。同時，也對為什麼江西學術考察中討論得比較多的是一些故事及對這些故事的不同解釋，多了一些理解。或許，過去在人類學田野工作有意無意忽略了對歷史材料的收尋和解讀這本身就是一種很荒唐、很莫名其妙的，尤其是在象中國這樣歷史綿延不斷的複雜社會中。

神社團、華陽寺與社區生活

謝建華

江西師大歷史系

今年七至八月，我先後兩次去樂安縣流坑村。頭次在七月十三日，我隨各位先生和學友一行四十人，自南至北對江西進行為期一周的田野考察，流坑村是其中一站。由於日程緊張，那次大家在流坑只走馬觀花地看了大半天便離開了，流坑在我腦海裏只留下模糊的印象。第二次是在八月二十九日，我陪同香港中文大學的劉丹老師對流坑民居，祠堂建築進行了一周的調查。兩次去流坑，我都去了一些神廟考察，對「神社團」及「神社團」裏面的「荷楊神」頗感興趣。

流坑位於樂安縣西南部的小盆地中，烏江自南而東又折而西北，在這裏形成一個很大的河灣。「神社團」位於村的北面，北近烏江，南與流坑村之間隔著三、四百米的田園。「神社團」并非一個獨立的建築，而是依附於一個叫「武當閣」的神廟建築群，偏倚於它的西部，房屋低矮，并不起眼。「神社團」的前面落葉滿地，路已被雜草淹沒，顯然，這裏平時來人不多。門的兩邊掛著一幅對聯：荷楊神社尊潤，瑤石社崇保障屏，中題「神社團」。廟內灰塵滿地，瓦質的香爐上留著幾根殘燭。簡陋的神台上供奉著三尊神像：東邊是「荷楊神」，白面略帶鬍鬚，紅底花衣，它是三尊神像中最高的，但看來也只尺餘。中間和西邊兩尊，則分別是社公和社婆。

看見我們在觀看、拍照，一位老婆婆悄然走來，求我們捐香火錢。她說：「神社團」快倒塌了，「老爺」（即神像）也沒有人管，香火極少，只有村裏的一些老人偶爾還會來進一柱香。惋

惜無奈之情，溢於言表。但在村子裏，幾乎每個村民對「荷楊神」都非常熟悉，都能講出一些關於「荷楊神」的話來：「荷楊神」是全村的保護神，不但「神社團」裏面，而且各大房派所屬的神廟也都有。「神社團」裏的「荷楊神」在每年正月初九由各大房派輪值游遍全村每家每戶，場面甚是熱鬧。可見我們所見破落之神廟與所聞游神時熱鬧場面之間，竟有如此大的反差！

對村史最為了解的，要數八十一歲的董兆榮先生。談起「荷楊神」，董老先生總是神采飛揚。據傳，北宋末年，先祖董敦逸為官朝廷，奉旨出仗契丹國，被契丹國主囚於土牢，令其夜讀皇陵碑。由於得「何」、「楊」二神之助，敦逸得以脫險。為感謝「何」、「楊」二神救命之恩，村民遂塑「荷楊神」，加以崇奉。

但對此來歷，我們很自然就會有一個疑問：既然是二神，為什麼以塑成一尊形體矮小的神像呢？對此，董老先生的解釋是：由於村子太大，有八百多戶，四千多人，游神時，又必須由一個當年結婚的男子捧著神像走遍每家每戶，因此，為便於祭祀，便把二神雕塑成一尊矮小的神像。以後，名字又由「何楊神」演變成了「荷楊神」。

接著，董老先生給我們講起了游神時的盛況：每次游神花費都在二萬元以上。輪值的房派在頭一年便開始籌劃安排。每年正月初九之夜，全村徹夜不眠，鑼鼓與鞭炮齊鳴，燈火照亮流坑的夜空。每家每戶都預先擺上香案，案上點上香燭，放上油米，包上紅包，等待游神隊伍的到來。游神隊伍自

「神社團」始，先游橋西，再繞至村的南邊、烏江上游，然後挨巷挨家往村的北邊（即烏江下游）走，大致與水流方向相同，最後又回到了「神社團」。「荷楊神」到時，由男戶主出來迎接跪拜，女子則不能拋頭露面。

從董老先生的眼神與話語中，我似乎看到了那盛況空前的游神場面，明白「荷楊神」在全村人心目中的地位，同時，也更加理解在「神社團」裏見到的那位老婆婆臉上惋惜與無奈的表情。這種表情對我而言並不陌生。我曾多次在我的家鄉看到當地人們臉上顯現出這樣的表情，只是那時我還讀不懂罷了。

我的家鄉在樟樹市與高安市交界處的蕭江流域，至少在民國年間這裏存在一個由十姓小村落組成的小溪村落聯盟。聯盟的中心設在華陽寺。華陽寺裏的神是十村落唯一的守護神，每年十月初三都要由十村落輪值舉行游神活動。游神活動把十村落緊緊聯繫在一起，成為當地最隆重的節日，其情景深深地印在當地老人們的腦海裏，以至於今天還記憶猶新。更為有趣的是，由於缺乏以血緣紐帶為共同基礎的宗族勢力的約束，「案會」（即村落聯盟董事會）便利用華陽寺神靈的力量來控制社區。不但「案會」設在華陽寺裏，一切大小事務均在此商討決定。而且，對於違犯約規的民眾的處罰也在此，並利用神的力量加以執行。

然而，這樣受十村落民眾尊崇的保護神在本世紀四十年代時發生了信任危機。頻發的蕭江水災給當地居民造成巨大的損失，固有的保護神「蕭公」、「晏公」的權威受到極大挑戰。於是便有了一九四三年的造神傳說。在「案會」及廟裏「神婆」的操縱下，決定重塑一尊神像以替代原有的保護神。其過程是：先選一完整桃木雕成的許真君像，神像中空，後開一小門；然後於擇日深夜，選二膽大青壯年持銃伏於野外，但聞萬籟寂靜中第一聲，便鳴銃以報，寺內之人聞聲，迅即關閉神像後之小門，以符貼封。村民們都堅信，銃響之後，那鳴叫之禽鳥必死，其魂魄就被關於真君像內，以後神像顯靈便是這禽鳥靈魂在「作祟」。據說，為了方便游神，神像雕塑得不高大，也只有

尺餘。

流坑村與十村落聯盟，「神社團」與「華陽寺」，異地且尊崇的神靈不同，~~有~~相似的造神傳說，且都與某個社區生活有密切的關係，因而，給當地民眾留下的長久的深刻的印象也是相同的。

當我結束調查時，我已有些戀戀不捨了。短短幾天考察，文化積淀深厚的古村深深地吸引了我。然而，對於「神社團」，對於「神社團」裏的「荷楊神」，我依然有諸多不明之處：第一，「神社團」所屬「武當閣」與「三宮殿」是否存在某種對稱性？我們發現，「三宮殿」及「武當閣」距村的距離幾乎是相等的，前者在村的南面，烏江上游；後者位於村的北面、烏江下游。這種對稱有沒有一些「講究」在內？第二，據當地村民回憶，以前村的四周是有圍牆和城樓的，以便抵御外侵。然而，作為全村保護神的「荷楊神」所屬「神社團」~~被~~圈在圍牆外。對此，科大却老師在討論會上提出了一種類似於珠江三角洲沙田形成的解釋。雖然還沒有更多的材料予以證實，但確實提出了一種跳出材料局限的新思路。第三，倍受村民尊崇的保護神不但沒有自己獨立的神廟，而且依附於「武當閣」的一側，廟宇低矮，這種現象當作何解釋呢？第四，神廟因人而造興，亦因人而衰毀，看~~得~~先前極度輝煌、如今香火冷清、廟宇破落的「神社團」，不禁要問：究竟是什麼力量毀滅了「荷楊神」？是國家權力對基層社會統治的加強（如五十至七十年代，波及社會最底層的各種各樣的運動反覆對神廟的掃蕩），還是作為傳統文化載體的經濟制度的消亡——據流坑村黨支部書記說，五十年代初以後，流坑喪失了大片遠離村莊的山林田地。如今的流坑村人均田地不到六分，村民生活頗為貧困，前幾年還吃國家返銷糧，村裏在外打工的青年達一千多人。由於實行分田到戶，村裏已沒有了公共的山林田產作為游神的經濟基礎，每次游神的經費都由村民捐贈。重新開始於八十年代的游神活動時斷時續，這幾年終於停止了，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游神的費用合計起來看已成「巨額」。抑或兩者兼而有之？我想，這些都是我日後應繼續關注并加以對照研究的。

神廟、宗祠、社區文化

黃志繁

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

可能與人類學家不同，歷史學家一踏入一個陌生的社區，馬上就會問，這個社區原來是什麼樣子？有那些人到了這裏？最早的是那些人？他們做了什麼，這些又是怎樣影響了這個社區的文化等等一系列問題。在7月中旬赴江西考察過程中，我這個初學者也會追問一些這樣的問題，我也不知這樣做有沒有意義，只是有所思亦有所得，因此，在此交流一二，懇望指正。

贛州的七里鎮是座移民商鎮，這一點從它的語言可以看出。七里鎮通行的話是一種以客家話為主夾雜著官話的語言。但據了解（我曾於1997年到過七里鎮做過短暫的調查），七里鎮有一些宗族內部還保留有本族語言，只對本族人講。這些講不同語言的人是各自在什麼時候來到這裏的呢？我不通語言學，根本無從知曉。但七里鎮那十二座殘存的窯包卻告訴我們宋代此地即可能就是繁華之地。這些繁榮的造窯業在元代以後突然消失，許多人斷言是由於宋末元初的戰亂。其實，問題可能非常簡單，七里鎮的窯都是官窯，七里鎮曾出土了印有“第二務”字樣的銘文磚，既是官窯，可能由於官府需要而興起，也可能由於官方下令而廢除。一個偶然的原因，技術不行，或原料困難，就可能廢止。但官窯雖廢，人家應還在。

關於南宋恩科狀元池夢鯉的傳說，饒有趣味。村民都傳說皇帝在閱卷的頭一天晚上夢見一條金色的大鯉魚，第二天看見池夢鯉的名字，就錄取為恩科狀元。這個傳說毫無真實性，而且我在嘉靖《贛州府志》中沒有找到池夢鯉的名字，倒是天啟《贛州府志》出現了他的名字，嘉靖《贛州府志》對本地的賢人士大夫記載頗詳，連割據稱王的盧光稠也列入忠義（天啟《贛州府志》即以春秋筆法把盧光稠刪去，此事很有趣，此不贅述），恩科狀元豈會不錄？恩科狀元的傳說反映的很可能是明代宗族在社區立腳的問題，既是這樣，聯繫那十二座窯包，至少明代中期，七里鎮就有較多人在此居住，應不成問題。

另外，七里鎮三個坊都有康王廟的事實似乎提示，七里鎮的居民和南宋大移民潮有關。總

之，在明中期竹木貿易興起以前，七里鎮就可能存在一個農耕社會，康王大概就是他們的保護神。但明代中期興起的竹木貿易極大的改變了他們的生活。坐落在市集中心的萬壽宮當年無疑是恢宏壯觀的，聯想到贛南許多著名市集邊上都有萬壽宮和萬壽宮是江西會館的保護神這一事實，我們可以推斷萬壽宮和當地的商業發展有密切的關係。當然，這亦可能與水患有關。但沒有商業利潤的支持，建這樣宏大的萬壽宮，既無可能，也無必要。萬壽宮確切無疑是當地的權力中心，當地人告訴我，以前有什麼問題以及重大決定都在萬壽宮內解決，有個老人曾在我面前對解放後人民政府在萬壽宮上建貯木場表示非常氣憤。但萬壽宮是如何獲得這一權力的呢？我沒有採訪到任何故事也沒有獲得任何碑文，十分遺憾。

大家非常感興趣的仙娘廟，其實離萬壽宮較遠，仙娘廟可能是贛南現存不多的保留古代村生活的古廟，它的餘風古韻讓人很容易想象出解放前七里鎮居民的娛樂情景。我們依然很頭疼，搞不清仙娘廟的興建年代，但我懷疑，面帶微笑的仙娘不僅可以保護小孩不出天花，而且滿足了居民們的一切願望：發財、升官、祈壽等等。仙娘廟大概是和七里鎮人最親近的神，因而娛樂色彩很濃，每年舉行廟會搭台演戲。或許當年的娛樂太過不雅，例如採茶戲之類，當地文人士大夫便建了一座文昌閣在上面，以導化風俗。但這件事是否意味著文人對社區權力的介入呢？從下文所附的材料看來，解放前，七里鎮的三個坊有一定的管理權，萬壽宮則行使著對全村的的管理，如果真是這樣，這樣的格局形成不知經歷了怎樣的整合過程？

流坑也是商鎮，明代中期後，長江下游竹木資源衰竭，使得長江中下游一些地區的竹木貿易非常發達，在許多河道沿岸興起大量竹木貿易商鎮，流坑就是其中之一。進入流坑，可以感受到很濃厚的科舉文化氣氛，另外流坑的宗祠之多，恐怕也是特色。那麼，董燧改造之前的流坑是什麼樣子？由於，我們現在看到的流坑是經過士大夫改造的社會，我以為，流坑的早期歷史很可能

會在一些地方文化活動中留下痕跡，例如，神秘的儺舞，難懂的神廟，但我對這些根本不懂，手上也沒有資料，只能從整體的地域文化中去做些不成熟的探討。

流坑雖然在行政上屬於撫州，但無論從地理上還是人文上都屬於吉安。在士大夫眼中宋代的吉州是什麼樣的地方呢？北宋思想家李覯寫道“南州自豫章右，其大州曰吉，又其大曰虔，二州之賦貢與其治訟，世以為劇，則其民眾伙可識已，雖然，吉多君子，執瑞玉登降帝所者接跡，虔無有也”。南宋李綱則認為“虔、吉、筠、袁等州，素產盜賊，蜂屯蟻聚，千百成群，不可勝計”。這兩條材料時間跨度太大，但吉州盛產君子，似乎也是事實。我們驅車從贛州進入吉安，要翻過幾道山，才進入吉泰盆地，景色豁然開朗。從宋代的歐陽修、文天祥到明代的解縉、楊士奇，都是這個地區的人。

吉州同樣產“盜”，我在翻閱《宋史》時也看到許多吉州“盜”的記載，尤其是象流坑這樣的山區與盆地相連部分。這裏，我不想討論流坑宋代二十多個進士的真偽問題，只想指出，宋代周必大為董昌裔寫的墓志銘，稱董氏為“廬陵郡著姓，儒風郁然，登科者相繼。而董氏曰洙與其子師德弟汀侄師道師儀一門五人在焉”。元代吳澄也說董氏“通撫之六族而論，仕宦之眾莫与之論”。這兩篇文章都收在他們的文集(四庫本)中，作偽的可能性較小，而他們指的是廬陵郡和撫州的董姓，也應是流坑董姓。除非宋元的董姓全滅絕，後由董燧全抄入族譜，但這種可能性也很小。那麼，發達的科舉文化和多“盜”有什麼關係呢？為什麼從吉安到流坑有那麼多武術學校？這個問題到了流坑，我們就有了答案。

流坑邊上的高低不平的山和流坑濃厚的軍事化氛圍都告訴我們，流坑人還要面對殘酷的生存環境，結族自保可能是一種生存的手段，必須注意武力自衛。而且，象流坑這樣的大宗族遍布周圍區域，我們坐車過來時，就發現很多大的聚落，以至於常常誤以為到了流坑，這樣流坑還要面對來自其他宗族競爭，山林資源的爭奪、地域政治權力的競爭，加上周圍科舉環境的影響，考科舉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就非常重要。明代竹木貿易的興起，雖喧囂一時，但政治資源更重要，而且總體上仍受制於這樣一種文化氛圍，惟有在

這樣的基礎之上，董燧的整合才變得易於被族人接受，也就不難理解流坑那麼多宗祠表現出來的士大夫文化取向。

我很詫異董燧能在社區中做成這麼偉大的事業，江右王門學者在我研究的贛南也有兩個很突出的，可惜由於缺乏文獻，我還不知道他們在家鄉幹了什麼，我懷疑在脫離了整體的社區文化，雖有類似的生存環境，卻可能有不同的結果。

從七里鎮到流坑，我常常會想起我以前走過的贛南的村落，我總覺得那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不知為什麼，我不時有股莫名的傷感，“贛南”這個詞已經被帶上了紅色的革命色彩，而在歷史上贛南發生的許多事，卻似乎既沒有給贛南帶來歷史的輝煌，也沒有帶來今天的發達。我想，如果能在這兩個地方再找兩個村子研究，一定很有意思。我們似乎缺少對江西的一些人文發達地區(例如吉安、撫州等地)進行同樣層面上的研究，這些地區的資料相當的豐富，惟有這樣才能更好地理解流坑，更好地理解贛南。

附資料：以下碑文是我1997年在七里鎮考察時在沙中發現抄回的，估計現在已很難找到了。這個碑文放在七里鎮中坊的賴(袁)家碼頭邊上，碼頭邊上是一個開闊的用石頭堆砌的空坪，據介紹，這個空坪是用來每年燒龍船之用。中坊康王廟每年正月初一至十五鬧元宵，然後把龍船燒掉。現把碑文抄錄如下：

合坊公議

今將康王廟送船墩堆積板木以及雜色等項貨物收納地租錢條規開列于后：

- 一議堆杉板每丈納地租錢拾文
 - 一議花木每根納地租錢五文
 - 一議連桐每根納地租錢八文
 - 一議車桐每根納地租錢五文
 - 一議板橋每塊納地租錢壹文
 - 一議柴火每八納地租錢壹文
 - 一議木船在墩打蓬每月納租毫洋三十毫
 - 一議禁止墩上無論大小雜木毋許堆放，如有違反，強者公罰毫洋貳百毫
 - 一議每逢正月不能出租，如有先放者，至期定須空開
 - 一議統墩上租錢概規廟內福主值堂首事經理收取，他人不得冒收，其出租金者亦不得亂來
- 民國甲子年季冬月

社會秩序與宗族整合 流坑有感

溫春來

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研究生

悠悠古村流坑，依山環水，位於江西省樂安縣西南三十多公里的牛田鎮。她得天獨厚、奇跡般地保存了綿延數百年的歷史文化遺存，古雅悠深的明清建築、內容豐富的碑刻楹聯、栩栩如生的雕刻壁畫、各式各樣的廟宇神殿、口耳相傳的佚聞掌故，讓人倘佯其間，流連忘返。今年7月，我作為“江西歷史文化考察”的參加者，有幸得游此村，面對內涵如此宏富，涉及到歷史、文化、藝術、民俗等諸多方面的活博物館，興奮之餘，又感茫然無緒，在缺乏深入研究的情況下，無論談什麼都難免掛一漏萬，或近於皮相之談。

流坑的居民以董姓為主，徙居此地的時間已不可考，我們今天所見的村落，就是明代萬歷年間刑部郎中董燧所設計和規劃的。從帶有軍事色彩的佈局來看，不難窺知在當時的社會狀況之下，設計者置安全、防禦於重要地位的苦心。

遠遠望去，一道城牆蜿蜒曲折，形成了流坑的屏障，而自西南方迤邐而來的烏江水，繞村南、東、北而過，猶如一條護城河。順著河邊小徑，步入村庄，入口處一座碉堡式的磚樓——拱宸門赫然而立，這座歷盡風霜、蒼苔叢生、毫不起眼的敵樓，想當年保衛村落，也曾風光一時。《胤明房》拱宸門敵樓儼神碑文》載：“村口空缺之處，立有敵樓。上塑漢代帝王將相，以及儼神等百有餘像，祀享血食，下有門戶，以固吾圍。遇有盜賊，足以阻遏，真所謂‘北門鎖鑰’者也。因名之曰‘拱宸門’殆有深意，故彰彰不朽”(周鑾書主編《千古一村——流坑歷史文化的考察》頁400)。

村子較大，有3.61平方公里之廣，街道巷子縱橫交錯，有如迷宮一般。靠了梁鴻生教授的介紹，我才看出村中的內湖——南北向的龍湖將流坑分成東西兩個部分，而以東邊為主体。東部房屋從南向北延伸，形成(東西)七橫(南北)一縱八條大巷的布局。走在寬兩三米，以卵石鋪地

的巷道上，可以看見每個巷口均有小樓，多嵌匾額楹聯，裝點村落。這些小樓除下通出入，上置公產外，還具有關鎖、瞭望、禦敵、敬神等功能。無論是明代還是清代的建築，牆面都很少開窗，據說這種設計利於防盜。

董燧對流坑的規劃，是他整合宗族的重要行動之一。其他措施還有修書院、講心學、建族祠、講武備等，其核心在於用儒家的倫理和精神規範族人的行為，以一系列軍事化的方法改善村庄防禦狀況，藉此增強宗族的凝聚力及自衛能力。

筆者感興趣的是，帶有濃烈軍事色彩的宗族整合，其社會背景究竟是什麼？江西地近閩粵，在明代除了本身社會的動蕩外，還常常受到所謂閩廣流寇的騷擾，嘉靖四十年(1561)，流坑便在閩廣鐘凌秀農民起義軍的兵亂中遭受浩劫。董燧對村庄的整頓，正是在此之後的第二年，此次兵燹之禍，對董燧的刺激頗深，在《董氏大宗祠祠規》中，他沉痛地寫道：“邇者承平日久，閩廣流寇長驅(驅)深入，如底(抵)無人之境，坐不知兵耳。今若使子弟知兵，大則衛國保民，小則宜家保族，又何患大盜之危害哉？”因此，他要求“自今以始，合擇子弟中有才智勇力者，教之習射。使步箭、馬箭、論策三場閑(嫻)熟，應期進取，以繼先世之業。其次於每歲收成之後，各房擇子弟義勇者，公出力請教師，修戎器，習武藝，以為地方之防”(《千古一村——流坑歷史文化的考察》頁359-360)。由此使人聯想到，應付社會動亂可能是董燧及其他族中精英整合宗族的基本動因之一，也為他們的改革提供了足以服眾的理由。

各種軍事化的措施，不但是宗族整合的重要內容，而且還是一項公共活動，成為宗族凝聚力的源泉之一。請看《樂邑流溪董印明房儼神會略》：

古者歲終時而儼，吾鄉之舉此神，亦猶行古之道

也。我先祖立廟北垣，就拱宸門上架造敵樓，中祀炎儲關帝，旁納諸難神面。所由來者，吾族地居谷口，實為閩廣山寇經途，擾攘之時，屢遭其害。我先世嘗修武備，借戲舞以為訓練，內以靖其氛，外以御其侮也。然而事雖近戲，而周禮不廢，似亦未敢厚非，一舉而兩得。古之人有行之者，吾何為獨不然哉？因以紀其事。

每年冬月，弟子操習拳棍團牌。新春之月初，結台演戲，裝扮古傳，成部教演站陣兵法。凡房下喜慶，俱得藉以致賀。元宵裝扮神像，掃蕩街巷。是夜，汛掃廟樓龕座。中夜，房長率眾行四拜禮，祝神安位。即將經年竹宵雜穢著送至樓下塘壚上焚化。回身復行四拜禮，關閉宮寢如常。（《千古一村——流坑歷史文化的考察》頁401）
以上感想，或有不妥，敬請諸君子斧正。

南雄珠璣巷中的捐款碑

黃海妍

廣東民間工藝博物館

在廣東許多族譜中，都提及散居珠江三角洲諸族姓，始遷自南雄珠璣巷，我為此一直很想到珠璣巷看看，籍著這次考察活動，終於得償所願。而在珠璣巷中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各‘宗祠’內的捐款碑和告示。剛剛進入珠璣巷，鄭振滿老師就提醒我注意各宗祠內的碑刻。在‘巷’兩旁分別題有“何氏宗祠”、“張氏宗祠”、“劉氏宗祠”等等匾額的低矮房屋中，果然發現有不少用黑石淺刻的“捐款芳名錄”以及手寫的“告示”和“功德欄”。例如在“鄧氏宗祠”中貼有一份白底黑字的“告示”：

告示鄧氏宗親們：（造价210萬元）鄧氏大宗祠（鄧氏紀念館）自去年九月動工興建，地點在雄余公路傍胡妃紀念館左側，現工程進展很快，已進入安裝階段，預計今年6月可完工，但資金仍尚缺，希廣大宗親踴躍捐資，為宗祠添磚加瓦。

獎勵辦法（個人或單位）如下

1. 捐款100元以上者勒碑留名
2. 捐款5000元以上者勒碑留名鑲六寸瓷像
3. 捐款1萬元以上者勒碑留名鑲八寸瓷像
4. 捐款3萬元以上者勒碑留名鑲十寸瓷像
5. 捐款5萬元以上者勒碑留名鑲十二寸瓷像
6. 捐款10萬元以上者勒碑留名鑲十二寸并以一室命名
7. 捐款20萬元以上者勒碑留名鑲十四寸瓷像并以一室命名
8. 捐款50萬元以上勒碑留名鑲十六寸瓷像并以一

室命名留念。

鄧氏宗親會 一九九九年二月十二日

“捐款芳名錄”則是幾乎每間“宗祠”內都有，內容是捐款一百元以上者的姓名、金額和住址，捐款者來自廣東的多個地方，主要有廣州、順德、東莞、番禺、從化、南雄、中山、江門等，甚至有香港和台北。有意思的是在“張氏宗祠”中有一位張青，來自香港，捐款二百元，并標明“祖籍江蘇南京”。

在珠璣巷一側立有一牌坊“祖居紀念”，內有一群新造的仿古建筑群，分別有“黎氏宗祠”、“陳氏宗祠”等，顯然這些“宗祠”是募集到足夠捐款後建造的。

在各“宗祠”的捐款碑中可以看到，捐款的人即所謂的“宗親”來自不同的地方，互不相識，只不過具有共同的姓氏而已。然而他們卻可以為著一個共同的“祖先來自南雄珠璣巷”的虛構故事而去到珠璣巷，并響應現在珠璣巷居民的募捐號召，慷慨解囊。可見，儘管是在一個相當大的地域範圍內，而且沒有共同的世系關係，沒有固定的系譜，卻仍然可以通過對珠璣巷故事的認同，對祖先來自中原，標榜正統觀念的認同，而使來自不同地方但有著共同姓氏的人聯繫起來。

由此我聯想到在清代廣州出現的各姓宗祠，其建立和存在豈不是與今天珠璣巷中的各姓“宗祠”有不少相同之處？

活動消息

國際檔案理事會東亞分會第四屆全體會員大會

香港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八至十二日

於本年十一月八至十二日，香港歷史檔案館將假九龍亞皆老街 147 號 B 醫院管理局大樓，主辦國際檔案理事會東亞分會第四屆全體會員大會。本次大會的主題定為「檔案鑒定」。大會在十一月九日(星期二)安排了兩個有關講座，屆時擔任主講的分別是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的 Terry Eastwood 教授及加拿大國家檔案館的 Richard Brown 博士。

在十一月十一日(星期四)，大會另安排了一個半天的「電子檔案」專題研討會。屆時主持 InterPARES 計劃的 Luciana Duranti 教授和該研究計劃的意大利研究小組主席，將會和各與會者一同探討現時在長期保存電子檔案真確性問題上的研究狀況及成果。InterPARES (International Research on Permanent Authentic Records in Electronic Systems) 是一個大型國際性研究計劃，其目標是發展有助永久保存電子檔案真確性的理論和方法。

為數約有一百名，來自中國、日本、南韓、北韓、蒙古、澳門及香港的檔案從業人員和學者，將會參與這次大會。預計將有二百名本地人仕出席有關講座及研討會。

大會歡迎有興趣的團體及個人參與這次盛事。大會詳情及登記表格可向香港歷史檔案館公共服務部(地址：九龍觀塘翠屏道十三號香港歷史檔案大樓一樓)索取。登記表格請於十月二十六日前交回籌備委員會。如有任何查詢，請聯絡劉善君小姐(電話：2195-7721；傳真：2804-6413)或林伏特小姐(電話：2195-7764；傳真：2142-5756)。

國際檔案理事會東亞分會第四屆全體會員大會

程序表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九日

上午 (9:00 - 12:30)

開幕儀式

講座一

「選取決定與價值衡量：在共同承擔政府檔案保管責任的架構下之宏觀鑒定」

講者：Richard Brown 博士

(加拿大國家檔案館)

檔案設備及物料展覽

下午 (14:30 - 17:00)

講座二：「歐洲及北美洲檔案鑒定理論：一個批判分析」

講者：Terry Eastwood 教授

(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

檔案設備及物料展覽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一日

電子檔案專題研討環節

上午(9:00 - 12:30)

報告一

「長期保存電子檔案的真確性」

講者：Luciana Duranti 教授

(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

報告二

「InterPARES 的第一個研究範疇：目標、方法及部份研究結果」

講者：Maria Guercio 教授

(意大利 University of Urbino)

檔案設備及物料展覽

「二十世紀嶺南：僑鄉及其海外聯繫」學術研討會 暨 偶廣東僑鄉考察

僑鄉及其海外聯繫學術研討會

日期：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星期六)

地點：廣州中山大學

僑鄉考察

日期：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九至二十日

(星期日、一)

地點：江門、開平、台山、中山等地僑鄉

費用：會議不收取報名費，惟住宿、膳食及田野考察的交通費，均由與會者自理。

(若於十七日從香港出發，全程交通、食宿約需費港幣一千元)

注意事項：

1. 為方便與會者，中山大學歷史系可代訂中山大學校園內的賓館房間，雙人房每晚約為人民幣250元。如需代為訂房者，請於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日(星期五)前通知大會聯絡處。
2. 有意於會議上作專題報告者，亦請於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三日(星期一)前將報告題目通知大會聯絡處，以便安排。

大會聯絡處：

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 程美寶博士

Email: hsdh04@zsu.edu.cn

Tel: 86-20-84036222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華南研究中心 馬木池先生

Email: hmmcma@ust.hk

Tel: 23587778

Fax: 23587774

廣東省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會 / 香港華南研究會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華南研究中心 / 中山大學歷史系
合辦

「認識香港歷史、文化與社會」講座系列之九

理論與實踐：香港史研究

主持：蔡寶瓊(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

講者：盧瑋蠟(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葉漢明(香港中文大學歷中系)

蔡志祥(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

程美寶(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

日期：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十時至下午一時(10:00am-1:00pm)

地點：香港科技大學演講廳C(Lecture Theater C)

歡迎各有興趣人士參加

查詢：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華南研究中心，電話：23587778，傳真：23578774

「近代中國的家族與商業經營」 講座系列

第一講：

講者：蔡志祥(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

講題：乾泰隆：宗族與姻親

一九九九年十月十五日(星期五)

晚上七時至十時(7:00pm-10:00pm)

香港科技大學教學大樓3362室

第二講：

講者：黃永豪(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

講題：地方精英與商業：湖南地區研究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二日(星期五)

晚上七時至十時(7:00pm-10:00pm)

香港科技大學教學大樓3362室

第三講：

講者：濱下武志(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

講題：近代中國的商業網絡：山西票號研究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九日(星期五)

晚上七時至十時(7:00pm-10:00pm)

香港科技大學教學大樓3362室

第四講：

講者：鍾寶賢(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

講題：近代中國的跨國企業：余仁生

日期：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五日

時間：晚上七時至十時(7:00pm-10:00pm)

地點：香港科技大學教學大樓3362室

第五講：

講者：馬木池(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

講題：二十世紀初華南地區小商業的經營：

貞泰號的發展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二日(星期五)

晚上七時至十時(7:00pm-10:00pm)

香港科技大學教學大樓3362室

第六講：

講者：李培德(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

講題：家族生意：梁蘇記研究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九日(星期五)

晚上七時至十時(7:00pm-10:00pm)

香港科技大學教學大樓3362室

第七講：

講者：陳春聲(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

講題：僑批中所見的澄海斗門陳氏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日(星期六)

下午二時至五時(2:00pm-5:00pm)

香港科技大學教學大樓7341室

第八講：

講者：劉志偉(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

講題：十三行行商：天寶行梁家研究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星期五)

晚上七時至十時(7:00pm-10:00pm)

香港科技大學教學大樓3362室

查詢：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華南研究中心 馬木池先生

電話：23587778

傳真：23587774

Email: hmcmcma@ust.hk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華南研究中心

華南研究會

合辦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

徵稿啟事

- (一) 本刊由「華南研究資料中心」出版。
- (二) 本刊為季刊，每年出版四期。分別為一月十五日、四月十五日、七月十五日和十月十五日。
- (三) 本刊接受有關華南地域社會研究的學術動態介紹，包括學術會議、研討會紀要；研究機構、資料中心介紹；田野考察報告及文獻資料介紹等。
- (四) 來稿中、英文不拘，字數原則上以不超過五千字為限。
- (五) 截稿日期為一月一日、四月一日、七月一日和十月一日。
- (六) 本刊不設稿酬。
- (七) 來稿可以原稿紙書寫，或以電腦文件方式寄本刊。
- (八) 本刊編輯委員會成員：
蔡志祥、陳春聲、劉志偉、張兆和、
廖迪生、馬木池。
- (九) 收稿地址：
(1) 香港九龍清水灣道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轉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編輯部
蔡志祥先生收
(2) 中國廣州市
中山大學歷史系轉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編輯部
陳春聲先生收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讀者回條

姓名(Name)：_____先生 / 女士 (Mr / Ms.)

服務機構(Institution)：_____

通訊地址(Mailing Address)：_____

電話(Phone)：_____ 電子郵箱(E-mail)：_____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第十七期

華南研究會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 出版

出版日期：一九九九年十月十五日

執行編輯：馬木池

編輯委員會：蔡志祥、陳春聲、劉志偉、張兆和、廖迪生、馬木池

通訊地址：香港 九龍清水灣道 South China Research Circle

香港科技大學 人文學部轉 c/o Humanities Division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華南研究會 Clear Water Bay, Kowloon, Hong Kong

電子郵箱(E-mail address): schina@usthk.ust.hk

網頁(Web Site): <http://home.ust.hk/~scircle>

第十七期目錄

周偉民、唐玲玲	對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縣王下黎族自治鄉 在鄉商人的歷史與現狀的田野調查 -----	頁 1-2
	「化內與化外：江西歷史、文化考察」報告	
黃國信	大庾嶺路考察記 -----	頁 3-5
張應強	感受歷史：江西學術考察雜談 -----	頁 6-7
謝建華	神社團、華陽寺與社區生活 -----	頁 7-8
黃志繁	神廟、宗祠、社區文化 -----	頁 9-10
溫春來	社會秩序與宗族整合：流坑有感 -----	頁 11-12
黃海妍	南雄珠璣巷中的捐款碑 -----	頁 12
活動消息	-----	頁 13-15